

山如雕，水如画，微风拂面，是松的清香，阳光让人沉醉微醺，我当时的感觉是以为自己离开了人间。

#### 四岁的儿子在爬山的时候居然抢在别人的前面。

继续前行，半小时后，抵达名气更旺的路易斯湖。路易斯湖比木兰湖更宽阔，雪山的巍姿却不如木兰湖的险峻。我们站在这世界上被誉为最漂亮的湖畔，看那碧绿如玉的湖水，千年的雪山倒映，几艘小船轻轻地划向时光的隧道，远山在阳光下涂上了蓝色的光，给人以神秘的呼唤。而脚下的石头上小松鼠在津津有味地吃着蒲公英的花茎，像是守卫在湖畔的小卫士吹着一个长长的号角。草地上开着灿黄的野花，一丛丛一簇簇蔓延着，身旁不远处是密密的森林，风里面有阳光松子的温香，那一幅明丽的画面给人深深的感动，感觉人类是多么地依恋自然。唯一的和谐是在这湖畔的咫尺之内竟耸立着一个巨大的五星级现代宾馆，窗临湖水，霸气十足，也许住店的人有惬意的满足，而我却宁愿这里留着一个无人古堡的废墟。

游洛矶山脉，仙湖自是一绝，更绝的还在冰川。虽说这地球上留有好几处冰川，但都远在天边。在北美大地，能够欣赏冰川的只有两处，一是在阿拉斯加，游人大多是乘直升飞机前往，另一处就座落在加拿大的洛矶山脉，正耸立在我们的面前。远望冰川，那是怎样的气势，高达两千多公尺的冰河由天边奔腾而泻，带着万年时光的咏叹在阳光下凝固，雪色冰原沉默在浩浩荡荡之中，大自然的巍峨千古让人类顿觉出自己的渺小短暂。

#### 第一次看见远处的冰川

我们乘坐着巨轮的雪车，开始向两千多公尺高的阿塔巴斯卡冰河进发。承租这座冰川旅游开发的加拿大公司真是非常有眼力，每年不知有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等候在冰川脚下。不用担心车轮对冰川的尘碾，在一个转弯处，车轮经过一条流淌的小溪，洗净尘埃，然后正式踏入冰川。平生第一次置身在万年冰河之中，豪情激荡，捧一掬造化的冰水，时间仿佛凝固。我们的四岁小儿最为兴奋，他平生第一次踏上雪山，在车上就央求爸爸给他堆个小雪人，结果一下车，小手立刻去抓雪，才知道这白色的世界是冰而不是雪，那“雪”竟硬得像石头一样。从未见过银色世界的他激动得踉跄奔跑，脚底不时地落入正在阳光下融解的冰河小溪，鞋子里浸满了冰水。那一日，阳光灿烂得特别温暖，据说这样的好天气实属难得，这多年来，真要感谢偏心的天公对我们的每次出游都非常地照顾。此时此刻，脚踩冰河，看周围的群山变小，借着冰川的永恒，忽然觉得人世间的一切纷扰是那样遥远和渺小，身心仿佛经历了一番洗礼。听说就在一个星期前，有朋友登上这冰川，结果却是阴云密布再加大风，游客们冻得只有躲进车里，感觉到的却是高处不胜寒。

#### 这冰川上的雪怎么这么硬啊！

欣赏洛矶山脉的壮阔还远远没有结束，另一个高潮是乘坐高山缆车，登上杰士伯国家公园的威士勒山顶。去往杰士伯的路上如草原般的苍翠，清晨的水草似能闻到雾气的清香。我们的巴士在冲锋中突然停下来，车上的人在惊叫，原来是前方有几只麋鹿在路畔倘佯，那鹿的样子很漂亮，头上有高昂的鹿角，煞是英姿。不久，车上人又在惊呼，原来前方又出现了熊，那熊距离远些，看不真切，但庞大的黑色身躯是熊无疑。之后还看见了狼，



菲莎文萃 第89期

总顾问： 痃弦  
顾问： 林楠 沈家庄 微言 程宗慧  
主编： 冯玉  
副主编： 陈良 刘明孚 靖莲英  
编委： 林丽萍 周保柱

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联合主办  
加拿大大华笔会

# 那山，那水，那人！

## 加拿大洛矶山漫游散记（节选）

文 / 陈瑞琳

美南之夏总是来得特别早，刚进六月，明煌煌的太阳就耀得人睁不开眼。很想北上，沐浴一番青山绿水，就指了加拿大，恰好有旅行团，既省了预先的地图考察，又可以轻松地携子同行。

大巴抵达加拿大海关已近黄昏，远远望见那鲜红的枫叶旗在空中飞舞，越境的心情便有些激荡。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和平友好的国境，看不到重兵把守，美加两国自由地通往感觉就是邻里相亲的自家门户。我努力地把所有随身携带的点心水果全部塞进肚里，结果却是免于车上的任何检查，大巴士浩浩荡荡地驶入一个新的国家。

第一眼望见加拿大的国土，就给人辽阔雄浑的感染，水草鲜绿，远山含黛，仿佛是一曲世外桃源的牧歌。这个 1867 年才独立的国家，洋溢着年轻的鲜亮和未能尽情开垦的散漫。

向往着洛矶山脉的雪山、翠湖，沿途即是苍翠雄浑的峰峦起伏，山脚下皆是碧绿的湖水，就见直直的松柏倒映在清波无痕的湖面之中，心便随着风景的流动遐想。

加国的中西部原是这样的一片圣土，没有任何污染的蓝天上缀着奇妙无穷的白云，透明的空气里浸润着大自然特有的清爽。加拿大的工商重地是在东部，几乎是由百分之五的人口税收来支撑着百分之九十五的全民福利，难怪我们看见这里的小城人个个整洁悠闲，也难怪魁北克那边的商人闹着要独立。

车子进入哥伦比亚山脉，首先看见的是 1883 年才完成的“罗杰隧道”，蜿蜒的铁路线在山谷中穿梭，头顶的电视片正为我们再现着当年冬天封山炸雪的盛况。随后即进入吆喝国家公园，一座被水流切开的巨石天然桥把我们引向电影《齐瓦戈医生》的悠远镜头，那丛林碧水间远眺的史蒂夫山，演绎的竟是苏俄风云里的故事。这片神奇的土地，在湍急的弓河瀑布，曾拍摄过玛莉莲·梦露主演的《大江东去》，在雪山之巅，拍摄的是茨瓦辛格主演的《巅峰战士》，在那美丽的希望小镇，就是电影《第一滴血》战火纷飞的所在。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说是仙境木兰湖到了。停车环顾，并不见湖，倒像是走进了小森林。大家探寻着往前走，然后开始攀登一座小石山。我家小儿一路冲锋，急不可待地想要看见那湖。等我们到了小山顶，转头一望，所有的人都呆住了，眼前幻化出的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高耸的尖柱十峰环绕着一个翡翠绿的彩湖，湖面如镜，静得让人不敢呼吸。湖畔齐齐地长着直直的雪松，阳光下倒映在水上，水边还有参差的小沙洲，浮着几根苍老的枯木，完全是一幅深山藏娇的美姿。我们坐在小山丘上，透过松枝，看雪山与白云共舞，听青山与松林交歌，天是那样蓝，水是那般绿，倒影是如此地清晰，就是画家的涂抹，也不能创造得这么鲜丽洁净。因为站得高，那千年积淀的熔岩湖水在阳光下才显得更加翠绿，而湖中山的倒影、云的漂浮、天的湛蓝、松的叠影，层层深邃，俨然又是一个水中的世界。我家先生平生酷爱山水，尤爱色彩，站在这千姿百态的冰积湖前，双目痴望，不愿眨眼，几乎是在一遍一遍地读着这风景，恨不得能永远刻印在心底。这无疑是我们平生中看到的极品山水，

因为跑得快，所以有些人的目光就没有跟上。杰士伯小镇是一个欧洲风格的美丽小城，古朴整洁又热闹繁华，骄傲地座落在云雾的山下。

又是一个阳光透射的晴朗天，缆车站坐落在一座高高的山丘上，小花园布置着树根切成的座椅，情趣盎然。那缆车每次可容纳 30 人，平稳地向山顶滑翔，兴奋的小儿可惜个子太小，只好抱他起来看陆地渐渐远去。因为山峰太高，缆车在半腰有一个转折的支点，再望上，就见山石峥嵘，云雾开始缭绕。缆车一路飞越，约十几分钟后到达终点，那终点站是绿色的房子，很像人家，屋后的两只大拖轮反方向地旋转，仿佛是农户抽水的作工。

以为这就到了山顶，望前一看，还有长长的山路伸向云雾，等待着看山的人去攀登。我们抖抖精神，给小儿披好衣帽，开始行进。忽然，一阵浓雾飘来，白茫茫一片，三米之外就什么也看不清，雾气浸在脸上，感觉清冷的湿润，一时间身在云雾之中，不识庐山真面目。也只是一会儿的功夫，云雾便飘散远去，山峦清晰起来，缕缕的阳光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照亮了一个个绵延起伏的山峰。我不忍背对这奇妙的景色攀登，遂拉着小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静静地鸟瞰远方的群峰巍姿、雪岭峥嵘。在这海拔数千英尺的高山之巅，我的手底竟抚摸到匍匐在石间的一丛碎碎的紫花，正在悄悄地开放，因为怕风，小花伏在地上，像一块绒绒的花毯，我的心感觉到温暖，这山上虽有冰雪，但消融之后依旧有花的色彩。

先生平生爱山，执意要登上山顶，还要把儿子架在肩头同行。我太喜欢这山中坐，便目送他们向云雾深处走去。眼前的风景在飞速地流动，忽然云雾又从脸上飘过，忽然又云开雾散，仿佛拉开一座舞台的帷幕，远处的峰峦盖着雪的披巾如海市蜃楼般出现在眼前。阳光则像一个聚焦灯，在一个神秘大师的指挥下，一步步解说着这洛矶山脉的秘不可言。再遥望脚下的杰士伯小镇，静静地镶在翠湖之畔，感觉自己是随月桂树下俯瞰人间。目光近处，不染的去冬的雪仍在泛着青光，忽然抬头，那空中楼阁式的缆车站立在云雾中时隐时现，既像一座山中古庙，又像是“白云深处的人家”。此情此景，我更想起小时候父亲教给我们的那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平生向往的豁达美妙的境界不就在眼前吗？

孩子架在他父亲的肩头，从云雾深处走来，那空气爽心得清冽入肺。我们三人一起牵着手走在山脊上，感觉是在经历一场“天浴”，生命中所有的沉重都在这清冽神秘的云雾中洗涤得无影无踪。那一刻，我们恍惚都成了山的孩子，面对千山万壑，想要雀跃，想要撒欢，想要高歌，想要敬拜。

（2001 年 9 月于休士顿）



#### 作者简介

**陈瑞琳**，北美著名作家，海外文学评论家。曾任美国休士顿《新华人报》社长，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现任美国休斯敦王朝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并兼任《世界华人周刊》执行总编辑和国内多所大学特聘教授。著有《走天涯》《“蜜月”巴黎》《家住墨西哥湾》《他乡望月》《去意大利》以及《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海外星星数不清——陈瑞琳文学评论选》等多部散文集及评论专著，编著有《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及《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等，多次荣获海内外文学创作及评论界大奖，被誉为当代海外新移民华文文学研究的开拓者。

# 愉快的邀请

文 / 尔雅



每个春天的清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

拉开冬末厚厚的窗帘，眼前的湖面雾气弥漫，似黑白电影，又似水墨画，美得像封在照片里的旧光影。不一会儿云开雾散，远山如黛，水波潋滟，又是别样的美轮美奂。

屈指算来，我择居加州舍伍德（Sherwood）湖畔已两年有余，这与梭罗栖居瓦尔登湖的时间几乎相同。我俩共同之处在于：不是水禽飞鸟们被关起来，而是我们把自己关进了与其临近的笼子里。

在这里，我与成群的野鸭，结队的肥鹅，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鸟儿相伴。小生灵们看似比我更像国际公民，它们可以在加拿大吃早餐，然后飞到美国某地午餐，最后又落脚我所在的湖边，梳理羽毛，为夜晚的 party 作装扮。我曾好奇，在新冠病毒幽灵般肆虐全球的时候，它们依然可以不受拘束，飞越国境，既不需检测又无需任何签证，它们才是地球自由自在的主人。相比之下，人类的规则与思维，相对于大自然的灵动，实在显得狭隘。

记得梭罗喜欢在阳光下的门前、或在湖边林间，从日出坐到正午，甚至黄昏，在不受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之中，凝神沉思“刚才还是黎明，现在已是晚上，我并没有完成什么值得纪念的工作……我只是静静地微笑，笑我自己幸福无涯。”

大体上，就虚度岁月而言，我和梭罗好似都不太在乎。如果用飞鸟与繁花的标准来衡量，我们都是无可指责地自由散漫。

与梭罗相似，我或是坐在自家面朝湖水的阳台发呆；或漫步于湖边小径，聆听草木、禽虫之间的对话；或让大自然沐浴我敏感的审美，寻找所有的感动。

“春江水暖鸭先知”，许多野鸭在湖中悠游，小鸭翘着屁股学凫水，十分逗趣可爱；有鸭双亲摇摆着八字步，一前一后守候着孩子们，茸茸的小鸭像一团团鹅黄的绒线球，滚动在绿草地上。之前看鸭们在草地上频频啄食，以为是喙虫子，仔细观察后，才发现它们啄的是细草的嫩叶尖。一点一滴，要多少才能填饱肚子哟？不过对于它们，觅食即是游戏，游戏即是觅食，惬意而自在。

我发觉野鸭们颇有“家庭观念”，有一母所孵的 8 只小鸭，每天每时都在一起，不会少一只，也不会多一只，不管是在水中还是岸上。这 8 只形影不离的小鸭，渐渐长大。昨天还不离不弃，今天却分道扬镳了，似乎开会商量好的。不过这也是自然规律，它们也要各自寻找伴侣，重蹈其父母辈的鸭生活。

一白一黑这对鸭，在一起很久了。它俩堪称不离不弃的鸭典范。今天忽然在身边出现了只啾啾戏水的小鸭。黑的身白的头，看来父系那边的遗传基因较为强大。

外面鹅声嘎嘎，这才意识到，消失了整个冬天的加拿大鹅，又循着春的邀请飞回来了。我放下书本步入阳台，湖面上，两只大鹅硬着颈在吵架，眼见将发生肢体冲突。



那鹅转身逃去，这鹅却不依不饶，拍着翅膀踩着水，像传说中的武林高手，身怀绝技贴水疾飞。那逃兵嘎嘎叫着，飞叉又惊起一路水花。逃到其伴侣处，瞬间安静下来。它的伙伴是悠然的，神定气闲盯牢了追者。追者被盯得丢盔弃甲，悻悻而返。

原来，追者是鹅爸或妈，这一家 7 口警惕地与那两口子遥望，那俩则安安静静地看着它们。

先生说，肯定是那鹅侵犯了这大家庭的领水，而被追赶出去。

肯定是它俩看人家娃儿可爱，想拐跑一只，被打出来了。我猜道。

虽在家便能欣赏湖光山色，但最不负春光，便是沿湖散步。近距离地看看水，看看鸟；伏下身看看鱼，看看花，看看草。慢慢地，我已经熟悉了每一株花草，知道哪一棵是新栽的。比如这棵马樱丹，昨天早上已开出了细细小小的花朵。湖边兀自开出一蓬莲来。去年曾见，后销声匿迹，以为园丁清理水草时拔除了。却原来，春风吹又生。

知道水暖的不仅仅是鸭，今天岸边出现了好多小小的迷你鱼，透过浅绿的湖水，我看见它们悠游在水草上。奇怪的是，我轻轻悄悄蹲下看它们，它们便“嗖”地四射开去，它们是怎样感到这不同气场的呢？想起朋友家的鱼缸中也有这种鱼，她说是大鱼生的小鱼，把它们勺在单独缸中悉心侍养。而我是有福的，只要想看，整面湖便是我的大鱼缸。

每次路过湖边的小溪，我都要仔细查看石缝，想看看这只在春天甦醒的小龙虾生活得怎样？前天未见它，有些失落。先生说，肯定早被野鸭吃了。答曰，不可能！你以为小龙虾会随溪水游进湖，让野鸭吃么？他说野鸭会飞过来吃。我说，小龙虾会那么笨，不会躲在石缝里，会裸露在外面等着被吃么？所幸，我今天终于又见到了它。它与煮熟过的颜色一样，肉红色的小身体缓缓移动，长长的钳爪一会儿探入石缝，一会儿趴在水面。我蹲下身拍照，发觉它就住在泉水涌出的石缝下，而且总在一尺内往返，不会爬行太远。估计小龙虾也有顾虑：一则怕迷路，二则怕虾身安全。不知这是只小龙子还是小龙女。

小龙虾不再孤独，我发现它有了伴。可是它的同类与它性格迥异，并不安份在水中悠游，而是一一次次摔倒，一次次向岸上攀爬。看来

它太向往外面的世界，有一颗躁动不安的虾心。如果它像娜娜一样地离家出走，其前景并不美妙呢。

梭罗两年的湖边生活，诗意而神圣，他吸收了大自然的精髓，写出了传世之作《瓦尔登湖》。他认为，独立自然的，饥饿了就采果实吃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农夫；而在树荫下歇力的人已经变成一个管家。我们不再在夜间露营，我们安顿在大地上，忘记了天空。”在瓦尔登湖，他实践了低欲望、自给自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简单生活。“第一年夏天，我没有读书；我种豆。不，我比干这个更好。有时候，我不能把眼前的美好的时间牺牲在任何工作中，无论是脑的或手的工作。我爱给我的生命留有更多的余地……”

我也为舍伍德（sherwood）湖，写下过许多文字。湖岸摇曳的狗尾巴草、低矮的灌木丛与刺芭花、绿汪汪的湖水及阳光下的粼粼波光、倒映水中的小木桥与伟岸的棕榈树、夜幕下天上水中的两轮玉盘交相映、阳台上令人惊艳的喷薄日出……这大自然的一切，令我感动感恩。

如今，我在湖畔的生活也超过了两年，好多曾经新鲜的事物，已然被我过成了日常生活。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它们也会被消磨掉吗？

记得梭罗曾写过诗人与庄园主之间的不同：我时常看到一个诗人，在欣赏了一片田园风景中的最珍贵部分之后，就扬长而去。那些固执的庄园主还以为他拿走的仅仅是几枚野苹果，诗人却把他的田园押上了韵脚。诗人拿走了精华，而只把撇掉了奶油的奶水留给了庄园主。

几场春雨后，万物欣然，远山深绿浅绿蔓延开来。坐落地窗前，手捧一卷，打望湿漉漉的绿意。雨声淅沥，渐渐黄昏。正好读到这一段：“我的最愉快的若干时光在于春秋两季长时间的暴风雨当中，这弄得我上午下午都被禁闭在室内，只有不停止的大雨和咆哮安慰着我；我从微明的早起就进入了漫长的黄昏，其间有许多思想扎下了根，并发展了它们自己……”

内心花开，到处繁花似锦；眼中有光，所见皆是美意。我常常心存感激，感谢上天赋予了我对大自然、对人、对一切事物的敏感、包容与感恩。同时，我默默祈祷，祈祷我能永远像孩子那样，对生活充满新鲜与好奇。

四季更替，春去春回，每天清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我常坐在自家面朝湖水的阳台，在不受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之中，或思索或发呆。我并没有完成什么值得纪念的工作，我只是静静地微笑，笑我自己幸福无涯。

而就在今早，我欣喜地发现：嗯，春天来了……

## 作者简介

**尔雅**，本名张晓敏。生长于四川雅安青衣江畔，现定居于美国加州蒙特瑞湾区。加华笔会会员、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人周刊》“旧金山专版”执行主编、《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特约专栏作家，著有散文集《青衣江的女儿》、《阳光如煦——写意旧金山》，编著《程宝林诗文论》等，作品发表于海内外各大报刊杂志及文学网站，获奖多次，并被收入中国大陆及台湾出版的三十多种选集。



# 艺林私塾铭

文 / 张焱 \* 标题字体取自于王羲之先生的书法字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采采声色，冉冉岁华。滙八艺于罇序，集众贤于一  
家；存雅调于槐市，传汉仪于西加。濡素墨、奏鸣笳，骋才笔，饮流霞。  
劳心案牍，无贾阉仙之驴背；勤力钓楂，有严处士之天涯。楚骚惊高士，  
郢曲动菲沙。茗香荐素几，湘管吐天葩。

呜呼！私塾艺林，行信可嘉。比拟同类，别之瑜瑕。君否来之，为君嗟  
嗟；君果来之，君为嗟嗟。嗟嗟君我，卓厉清遐！

壬寅仲春清道人舜禹撰于温哥华耽枫草堂



## 作者简介

**Spark (张焱)**，字舜禹，号落草堂主，别署耽枫草堂、牧羊庐主。辽阳人，生于壬寅冬。戊戌季秋旅居温哥华。加华笔会成员。

# 回家

(小说) 文 / 李万瑞

那一年我二十岁。是秋天，我忽然觉得我应该换一个方式去生活。太阳那么好，父老乡亲都在田野里忙着，像一幅画，而我却像一直站在画的外面。那一瞬间，我内心深处强烈地感到了一种召唤，我是属于那青灯古刹的，那源于我生命中一个不可解的结。我跟父母讲了，父亲明显地怔了一下，记不清他有没有说过逆子或造孽之类的话，但他说过“报应啊”，我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世俗的一切好像离我很远了。母亲的枯干的眼睛里又有了蜿蜒的清泪，她说：“我的儿啊，是家里待你不好。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啊？”看着年迈的双亲，我说不出话来。我自己也不能解释。



晚饭时记得母亲问过我“梅怎么办”，她知道我与梅挺要好。但我记不起我怎样回答的了。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姑娘，经常来我家帮母亲做些针线活儿。她比我大，好多来提亲的都被她回绝了，她一直在等着我。我心里有些难受，实在不应该再耽误人家了。

父母知道我的脾气，知道我一但做了决定就不会改。少年时我就与其他孩子不一样，偶有出家人来村里化缘，我就痴痴地跟着走半天。半夜醒来，听到母亲对父亲说，这个孩子怕有些来历，他们回忆说我一出生就特别喜欢哭，大家都拿我没办法，但我一听到和尚念经就会坦然入睡。后来父亲还特地给我买了一盒叫做观音经的磁带，作为我特有的催眠曲。

第二天醒来，母亲已经给我打点好了，父亲却早就躲出去了。我只带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和一本《林清玄文集》，就离开了家门。回望望生活了二十年的风雨飘摇的旧宅，那墙上已经干枯的草和那扇破败的门，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母亲在后面说：“记着回来看看啊。”

师傅收留了我，赐法名“了悟”。第一次剃光了头发，换上僧服，心中生出一种十分宁静而坦然的感觉，那种亲切的香烛的味道，让我感到十分温暖，我也许就不是俗家弟子啊，心中的宿慧一瞬间被唤醒了。庙里香火很旺，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据说先秦年间，日本一游僧偶来到这里，忽见山巅霞光万道，登山远望，碧波万顷，好一个修身养性的所在，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如今竟成了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

我想这也许是我终生的归宿了，夕阳把一切涂成了红色，在那温柔的红光里，我心如止水，世俗的一切渐远渐淡，仿佛成了前尘往事。

第一夜，宿在空旷的僧房里，偶有许多东西闪过眼前，但我还是很快睡着了。梅忧郁地望着我，眼睛明亮又充满质询，我想向她解释，她却躲开了。半夜醒来，只见月色如水，泻了一地。隐隐有涛声传来，我

不觉打了一个寒噤，披衣坐起。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夜里，年迈的父母在做什么呢？父亲也许在一支接一支的抽烟，母亲呢，多半在赶制过冬的棉衣，或者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流泪……

小时候我好像比别人笨些。那些年月，讨饭的特别多，进得家门来，我总是把最好吃的拿出来。老太太们说我心善，是为祖上积德。而我细小的心中，只是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进而牵一挂四地想很多，甚至想到自己也许会有这么一天。看来天地间真的有注定，不想真的就应在今天。

堪堪一年过去了，又到了深秋季节，师傅让我回家一次。又回到世俗，看到那些忙碌的人们，心中生出温暖之意。人们对我热情有加，还有人主动与我合影。一个老太太问我家住哪里，小师傅这么年轻，家中可还有人？一句话，问得我心里发酸，虽说出家人四海为家，可谁没有亲生爹娘啊？

离家越近，心中越担心，整整一年，那破旧的房子还在吗，还是又盖了新屋？我的父母可过得好？到了那熟悉的村头，许多熟悉的人围拢来，但都不说话，多半只是笑笑。我看到了梅，挺着大肚子，远远地站在一边。走近那熟悉的门楣，我脱掉僧衣，换上离家时的服装，这样会使父母心中好受一些。

我轻轻敲了敲门，母亲应声了，她正在堂屋里择菜，开门看到离家整一年的儿子，看到儿子光光的头，不觉愣住了。她把手中的菜一扔，大叫了一声：“我的儿啊！”抱住我再说不出话来。



## 作者简介

**李万瑞**，潍坊市奎文区作家协会主席。著有日记三部曲《中学日记》《军校日记》《第二故乡》，流年三部曲《老槐树》《赶牛路》《两条河》，远方三部曲《半消磨》《梨花雨》《向西流》等多部书籍。